

探秘天柱山“国宝”
探访

郑道昭的雕像。

一部“石头记” 半部“书法史”

平度天柱山摩崖石刻入选全国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记者登山探寻魏碑书法背后的文化密码

马龙腾
在天柱山摩崖石刻《郑文公上碑》前讲述石刻文化。



<< 新闻幕后

摩崖“盛宴”

位于青岛北部的平度市大泽山镇境内的天柱山石刻，以精妙绝伦的魏碑书法扬名天下，成为中国石刻书法艺术的里程碑。如今，天柱山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山，它是中外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向往的书法圣地。日前，作为青岛市最早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天柱山摩崖石刻《郑文公上碑》等9通（方）文物，入选全国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，一时引起国内外书法界盛赞。

天柱山因魏碑被称为中国书法名山，在经历了1500余年的风风雨雨之后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。在书法界，许多人都用“盛宴”来形容天柱山魏碑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。记者查阅资料，发现关于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文章和临帖繁多，其中郑道昭的《郑文公上碑》最为知名，可见魏碑的影响力之大。然而，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信息却仍然藏于石头上的书法之中待人解码。为何天柱山魏碑石刻让世人如此惊叹？时光过去了整整15个世纪，为何石刻书法艺术的内涵和魅力依然丝毫不减？缘于此，记者怀着敬畏之心，开启了前往平度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探秘之旅。

从青岛市区出发，一路向北，在高速上行驶两个小时后，便进入了秀美的大泽山腹地。在一片苍翠的山水之间，巍峨挺拔的天柱山矗立在记者眼前。真是“山不在高，有文则名”，眼前的天柱山“一柱擎天”，奇石密布，山中更是别有洞天。登上山顶，游人无限欣赏秀丽的风光，目光无不被瑰伟精绝的魏碑石刻书法艺术所吸引。

如今的天柱山脚下，立着一尊郑道昭雕像，仿佛在向人们讲述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过往。“整个天柱山的摩崖石刻像是一部穿越剧，通过精美的石刻书法讲述了一段家族史、民族史、汉化史、多元文化融合史……”马龙腾深入浅出的讲解，为天柱山摩崖石刻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，让记者更加神往，仰望山顶，仿佛能看到北魏工匠们悬空举斧的身影，海拔280米的天柱山两侧各有一山，高度几

乎相等，三座山整体看上去，形状和甲骨文的“山”字酷似，同时又很像“元宝”，于是，古代民间又称天柱山为“高宝山”。

碑刻由来

现在的“天柱山”之名，是1500多年前，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登山游玩，见其“孤上干云，傍无险峰，因此名之”，并在山阳近顶绝壁上书“此天柱之山”。然而，郑道昭留下的石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，直到北宋时，被时任莱州知府的著名金石家赵明诚，也就是李清照之夫，来此发现，这才流传下来。据《平度史话》记载，《郑文公上碑》位于从山深处的峭崖之上，镌成之后有五六百年之久寂然不为人知，北宋末年，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里首次予以收录，但仍未引起书法界的注意。

清代中后期，一批杰出的书法艺术家，如包世臣、叶昌炽等，因不满意流于庸俗的官方倡扬的“馆阁体”，力斥当时统治书坛的“帖学”萎靡之风，倡导学习魏碑书法之长，埋没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《郑文公上碑》这才引起世人注意。清末以来，《郑文公上碑》的拓本流传开来，受到书法家和学者们的重视。

“此天柱之山”5字刻于《郑文公上碑》所

听到了他们擂击石壁的回声。

千年往事

平度市大泽山镇共有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分别为天柱山摩崖石刻、岳石文化遗址、大泽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。而天柱山摩崖石刻是青岛首个“国字号”文物保护单位，近日又成为被录入国家名刻名碑名录的首批文物。

根据相关文史研究者统计，天柱山上有东汉刻石1处、北魏郑道昭刻石4处、北齐郑述祖刻石2处，其中，以郑道昭、郑述祖父子为代表的北朝刻石，连同莱州市的云峰山、大基山和青州市的玲珑山上的共计40余处刻石，构成了北碑文人书法的重要体系。这个以书法、石刻艺术闻名遐迩的石刻艺术群，是中国书法由隶到楷大变革体现之瑰宝，有“隶楷之极”的美誉，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而使天柱山青史留名的，正是得益于一代书法家——郑道昭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郑道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其书法造诣堪与王羲之比肩，人称“南王北郑”。

沿天柱山石阶而上，很难想象，1500多

年前，人们是如何登上陡峭无路的天柱山，又是如何在悬崖峭壁之上刻下这些文字的。

马龙腾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前世今生可

谓了然于胸，对中国摩崖石刻文化，尤其是北魏历史，更是有着很深的了解和认知。交流中，一些鲜为人知的摩崖石刻幕后的文化密码，在记者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。

《郑文公上碑》是郑道昭为其父郑羲及家族树碑立传之作，因郑羲的谥号为郑文公，故此碑的全称为“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”。该碑位于天柱山之阳，镌刻在一块高约3.5米、宽约1.5米的天然碑状巨石上，碑文共20行，每行四五十字，共计881字。此后，郑道昭又在莱州云峰山镌刻了与天柱山《郑文公上碑》内容基本相同，但字数稍多的碑刻，被称为《郑文公下碑》。郑道昭在碑文中极力称颂其父的文采，对其政绩也赞美有加，虽有

技艺精绝

“天柱山上，随便抓一把山风，都能攥出墨香。”一位著名学者登临天柱山后，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。这就是天柱山摩崖石刻的魅力，也是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魅力。

见字如面，天柱山上的摩崖石刻在千年时光中架起了时空隧道，让经典文化流传至今。

马龙腾曾无数次登临天柱山，无数次遥想过去摩崖石刻的现场。他对记者感慨道，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古代，想完成这样的工程，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，更需要智慧。为此，他翻阅与石刻相关的史书资料，对这门技艺进行了深入了解。

古代石匠们凿字首先要要有样板，比如纸

上之字，利用定点技术将字完美放大并刻于石上。

在悬崖峭壁上刻字，方法是一样的，只是更为费力复杂一些。古人在悬崖刻字时，通常会将样板用铁链绳索串联起来，将其在崖壁上固定好，再将石匠放下去定点卡尺尺寸。刻字时，石匠们必须悬吊在半空，非常耗费人力。像天柱山这样的摩崖石刻，雕刻过程肯定很漫长，而且不是仅靠一两名石匠

就能完成的。

郑道昭书写的魏碑体突出体现了我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，受到古今书法家的推崇。他在平度天柱山所立的魏碑石刻素有“孤峰秀峙，高冠霄星”之誉，与莱州云峰山、青州玲珑山北魏刻石并称“魏碑三奇”，不仅在大泽山系石刻艺术群中独领风骚，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颗耀眼明珠。

顺着新修的登山道路大约攀登40多分钟，便来到了天柱山顶。在山峰的东北侧，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高大宽敞的石洞，被称为“石室”，西壁镌有郑道昭撰写的《天柱山东堪石室铭》。此铭共有10行115字，内容婉丽灵动，把天柱山和石室描写得绚丽多彩、令人神往。站在山峰之上，马龙腾禁不住大声诵读起郑道昭这首描写天柱山自然风光的诗句。这是平度历史上最早一首描绘天柱山的古诗。

《东堪石室铭》主要描写了天柱山雄奇的自然风光，且摹刻精到，全篇文字潇洒飘逸、文采飞扬，堪称书法与刻石艺术相结合的精品。全篇刻石章法布局平实自然，古拙典雅，既具有江南地区潇洒蕴藉的格调，又具有北方地区粗犷朴拙的趣味。其严谨而有法度的气势，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书画家精湛的笔墨功夫。在郑道昭诸多撰刻中，此石刻可谓独树一帜。

《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》一书曾评道：“碑书遒研，绝类华阳真逸《瘗鹤铭》，魏碑书势，无逾此者。”

文化密码

研究历史文化十分有趣，其魅力就在于探索中发现文化“密码”。马龙腾守护天柱山已有20年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。从哪个角度看天柱山是什么形状、什么天气看天柱山是什么颜色，他都能说出个一二。他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专注和情怀，实在令人佩服。

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、大变化的时代，朝代更迭，南北民族交融。由于南北地域性的差异，形成了所谓的“南帖北碑”，北方书法家长于碑刻、志铭、风格庄重朴茂，豪迈浑穆；南方书法家书体流便婉丽、潇洒飘逸。书体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汉隶向楷书演变，“魏碑

天柱山成为“书法圣地”

郑道昭虽然被称为“北方书圣”，可是在史书中并没有他擅长书法的记载，他是怎样赢得后人认可的呢？这跟清代碑学兴起后，众多书法家学习研究《郑文公碑》有着直接的关系。后世有不少书法界人士专门研究郑道昭，通过他的石刻书法解读书法艺术和人文精神。《郑文公碑》名为碑，实际上是摩崖石刻，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块平整的石面或削平一块石面，在上面书写雕刻文字。摩崖石刻的制作难度比石碑大，且长年风吹雨淋日晒，不易保存。

1988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，平度的天柱山摩崖石刻《郑文公上碑》成为青岛辖区内唯一一个上榜者。清代中后期，一批杰出书法艺术家，如阮元、包世臣、叶昌炽、康有为等，因不满流于庸俗的“馆阁体”和帖学书风，大力倡导粗犷雄浑、豪爽疏宕的魏碑书法，提倡北碑，康有为将《郑文公四十二种》列为妙品上。刘海粟认为：“不识云峰、天柱佳作之浑逸朗润者，不可以与之论书。”天柱山魏碑作为中国北魏时期重要书法刻石，其文化学术价值不同凡响。

1984年，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在89岁高龄时，亲自拄杖登天柱山观赏《郑文公上碑》，并欣然题写了“瑰伟博大，绝壁生辉”8个大字。从此，天柱山成了书界圣地。包世臣评价道：“北碑体多旁出，《郑文公碑》字独真正，而篆势、分韵、草情俱甚。”康有为评价道：

“刻石如阿房宫，楼阁锦密，体高气逸，密致而通理，如仙人啸树，海客泛槎，令人想象无尽。”并赞其“魄力雄强，气象浑穆，笔法跳跃，点画峻厚，意态奇逸，精神飞动，兴趣酣足，骨法洞达，结构天成，血脉丰满”。可以说，气象万千的魏碑艺术极大地抚慰了晚年康有为的精神世界。

本版摄影 摄影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李彩影



扫码观看

天柱山摩崖石刻

剪辑 刘宇航